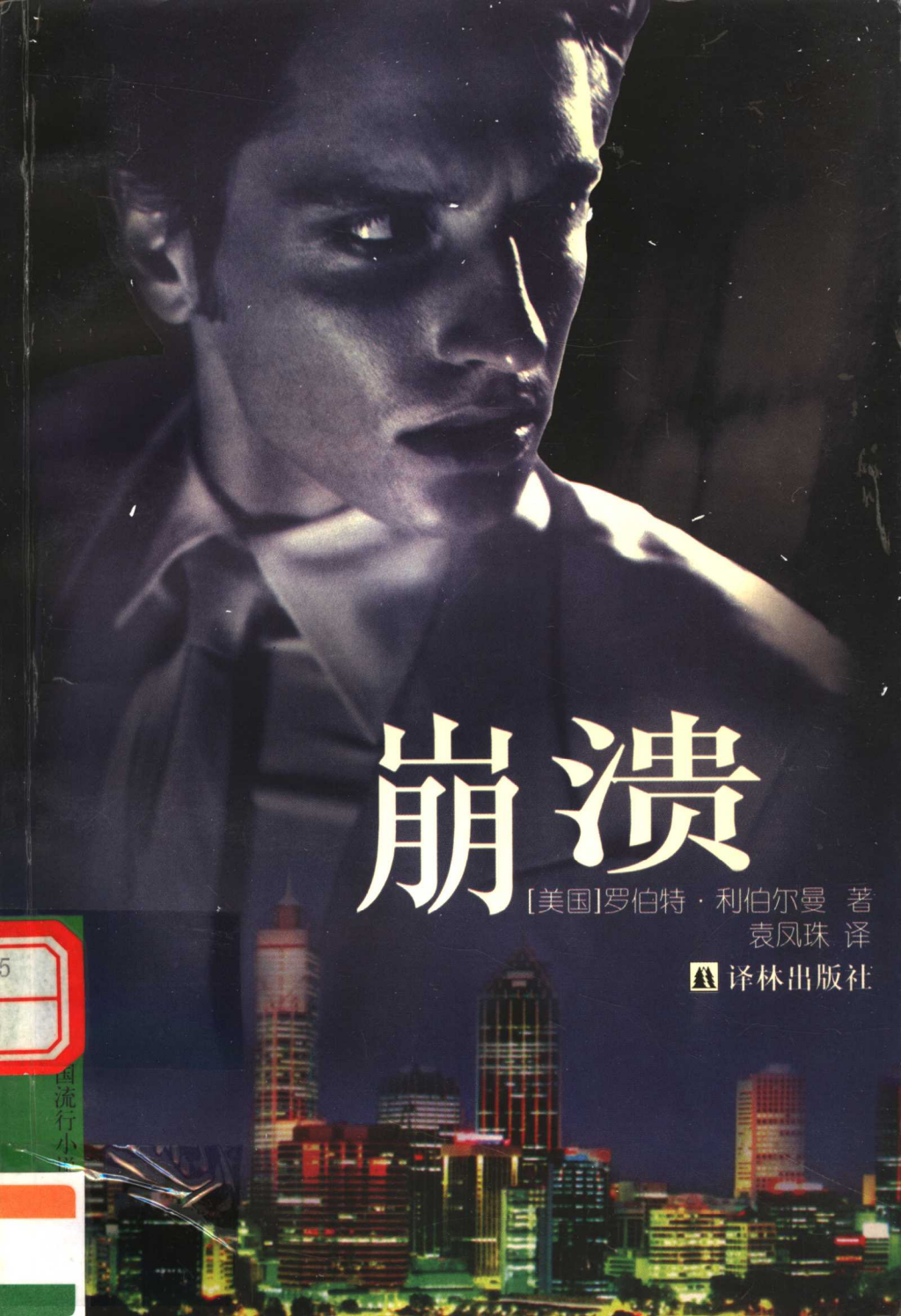




崩溃

[美国]罗伯特·利伯尔曼 著
袁凤珠 译

 译林出版社

5

国流行小



崩溃

Goobersville Breakdown

[美国] 罗伯特·利伯尔曼 著 袁凤珠 译



译林出版社

版 权 声 明

经作者和 Robert H. Lieberman Authors' Representative 授权,本社享有本书中文本专有出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Copyright © 1979 by Robert H. Lieberma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bert H. Lieberman Authors' Representative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8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7—63 号

丛 书 名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 名 崩 溃

Goobersville Breakdown

作 者 [美国]罗伯特·利伯尔曼
Robert Lieberman

译 者 袁凤珠

责任编辑 韩长虹

原文出版 Gamma Books, 197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盱眙印刷厂(地址:盱眙县城)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

插 页 2

字 数 164 千

版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874—X/1·527

定 价 10.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崩溃：金钱社会小人物的必然命运

——代序

常 青

金钱主宰一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人与人之间不再有关怀，除了“金钱”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没有意义。美国当代作家罗伯特·利伯尔曼的长篇小说《崩溃》鲜明地揭示了这一观点。

《崩溃》一书中主人翁努德尔曼在以号称世界最富有的美国为背景的社会里，历经挣扎之后最终发出了绝望的呐喊：“我需要的不过是小小的帮助，是一句鼓励的话……可是他们究竟在哪里？”努德尔曼是一个典型的金钱社会的悲剧缩影，他走向崩溃的历程，充分展现了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的种种弊端。

小说卷首引用约翰·肯尼斯·戈尔布利斯《富有社会》中的一段话：“不能说财富不能带来好处，也不能说财富不能带来坏处。虽然人们经常这么说，但却从来没有拿出过有普遍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说法的正确性。”他对富有社会里“金钱”的意义提出了质疑。如果一个社会统治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只有一个绝对权威，无论这个绝对权威是金钱还是权力，这个绝对权威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刻，也就是它开始走向堕落和崩溃的时刻。

努德尔曼之所以从一位有名望的教授一步步滑向社会的最底层，就是因为他失去了赚取财富的能力。他的悲惨命运始于失业，

三年的失业把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穷苦人。经济地位的巨大落差导致他社会地位和声望的急剧下降。当他还是一位自食其力的教授时,他吃穿不愁,身心健康,受人尊敬;一旦他失去了教授的职位,则缺衣少食,身心俱损,受人鄙视。没有人来关心他,也没有人来帮助他。他以“救救努德尔曼基金会”的名义向社会发出了求救的呼声,却没收到任何回应。“他不买值钱货,不买新衣服,不添新家具、家庭用具和玩具”,并把这种说“不”的经济政策看成是一根既省钱又能生存下去的救命稻草,却仍然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为了生存,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受雇于过去的同事马丁·根茨,忍受他们一家对他的侮辱。

生活上既遭遇这样的不幸,精神也必然陷于同样的境地。没有分文收入的三年,使努德尔曼开始嫉妒那些好歹能挣到些钱的人,甚至做出欺骗和投机取巧的事情。他名声扫地,人见人嫌。在以金钱作为衡量个人价值标准的社会里,他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和恐惧。

发财的美梦无法实现,努德尔曼常常会产生被小偷、同性恋者、抢劫犯、杀人凶手突然袭击的幻觉,因为贫富不均的社会里充满了这些东西。幻觉,无论是美好的还是恐怖的,都是社会现实在人的精神上的反应。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梦幻名作《战争的预告》预示了战争即将爆发的恐怖,而努德尔曼的幻觉也预示了精神上的极度恐怖。这样的社会,紧张、压抑使得人人自危;心中绷紧了弦,不知什么时候,这根弦就会被扯断。阿诺德的自杀,伯尼·考夫曼的死亡,努德尔曼的美梦破灭都表明了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给人的精神带来的无比巨大的压力。

从周围的人与社会中,他也寻不到一点儿温暖,看到的只有被金钱所统治的冷漠。从过去的老同事马丁·根茨眼中,他感到了深深的鄙夷;与邻居索斯基家的交往充满了紧张的战争气氛;就连他

自己的母亲也不愿意让他借住其居所。治安维持会作为社会的代表,除了对他进行监视与跟踪外,从没有真正地关心过他。身心的双重压力使他感到了绝望。

努德尔曼所遭遇的一切,都基于他不再被财富所恩宠了。曾经声名显赫,而今一贫如洗的他,更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富有社会的本质——“金钱是万事万物的主宰”。正如他自己以非常调侃的口吻深刻地指出:“作为美国人,我朦胧地意识到,除了淋病,没有不花钱便可得到的东西。”

清醒之后或是反抗,或是麻木得以苟存。身体虚弱意志坚强的努德尔曼,时而让他的精神与思想游离于自身之外,去嘲弄去抨击与他格格不入的社会,时而又让他的精神与思想同周围的人及社会融为一体,共同去制造富有社会的梦幻。

无力反抗金钱社会的努德尔曼,不得不麻木自己,与伯尼·考夫曼、利奥等和他一样的富有社会的小人物们一起去制造美国式的梦幻。努德尔曼把伯尼·考夫曼当作富有社会的真正英雄顶礼膜拜,而当努德尔曼走投无路,把人生最后一点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时,伯尼·考夫曼突然破产并死于贫困。实际上自称出版了《我是怎样成为百万富翁的》伯尼·考夫曼从来不曾富有过,他在梦幻中欺骗了自己,也粉碎了努德尔曼的美梦。

在生活的煎熬中,努德尔曼无奈地选择了向这个社会妥协的道路。他“想过真正的日子,想顺其自然不再拼命,不再自暴自弃一事无成,不再等候别人的挽救,不再期望奇迹发生”。因为他模糊地认识到:小人物不可能让社会来迁就自己,社会永远按照自己的发展轨迹运行,个人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无论你活着还是死去,都无声无息,无碍大局。你自己想要免遭灭顶之灾就得顺应这个社会。他这样想并这样做了,可是他又得到了什么呢?他所需要的不过是小小的帮助,一句鼓励的话而已,却都无法得到。他愤怒

而绝望地向周围的人和治安维持会提出了质问：“在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究竟在哪里？难道他们永远离我而去了吗？难道我真的医治好了，成为我本该成为的人了？”在这控诉中，我们深深感到了富有社会中一个小人物的悲哀。

这部小说突破了以往国外流行小说的文体。作者采用意识流的叙述方式，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顺延关系，精彩的细节描写与对话融入了作家独具匠心的幽默，读来令人回味无穷。大量隐喻手法的运用，唤起了读者深深的思考。古伯斯威尔作为一个美丽的小镇是富有社会的一块净土，每当努德尔曼在外面遇到了挫折，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回到这里。然而逃避毕竟是暂时的，作为富有社会一部分的古伯斯威尔，也无法挽救努德尔曼的悲剧命运。伯尼·考夫曼把富有社会的所有美梦幻化成现实，表演得惟妙惟肖，最终只是一场空。治安维持会是社会的一个面具，冠冕堂皇地颠倒黑白，除了执行跟踪、监视、审讯的任务，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关心。治安维持会的报告中记录了努德尔曼的所谓反社会思想。努德尔曼看清了金钱社会给自己带来的灾难，认清了社会所关注的不是人而是金钱。当他的言行流露出这一思想时，作为金钱社会代表的治安维持会则声称：“努德尔曼精神失常，所作所为脱离现实。他反复强调的‘经济崩溃’、‘教育制度崩溃’和‘社会崩溃’，不过是他拙劣的伎俩，企图回避承认一个事实，是他而不是‘社会’，正在土崩瓦解。只有在他清醒的时候，才承认自己是‘社会的不适应者’，在他绝望不成形的幻影中出现的‘腐朽社会的结构’从来都是不正确的。”治安维持会的报告认为努德尔曼已经彻底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希望。他写的古怪文章，他的自我检测和自我治疗只能使本已恶化的状况更加无药可救。努德尔曼的现状与他自身的身体和思想无关，与他周围的人与社会无关，仅仅是因为“他连工作都保不住，在闹饥荒时连卖面包的活都找不到”。他们对努德尔

曼本身的遭遇及思想状况漠不关心,却坚持让他为自己的过失认罪,跟踪并监视他,严禁他继续写抨击他的熟人、经济制度及社会制度或者美国生活方式的评论文章,并强迫努德尔曼按照治安维持会的要求与方式,回到正常的社会中来。

努德尔曼经历了挣扎之后的无奈,清醒之后的痛苦,反抗之后的悲哀,却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出路,对这个社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到底是谁正在走向崩溃呢?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崩溃呢?努德尔曼是千千万万个小人物的缩影与象征,他的悲剧也是成千上万个富有社会中小人物的悲剧。

《崩溃》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它告诉人们,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个人当然需要奉献出全部智慧和才能,而当个人遇到困难时,社会应当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努德尔曼的悲剧主要是由社会造成的,在他最需要社会帮助的时候,社会却远离了他,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这正是努德尔曼的悲剧产生的真正原因,也是这部小说所显示出的广泛的现实意义。

献给甘尼拉

“不能说财富不能带来好处,也不能说财富不能带来坏处。虽然人们经常这么说,但却从来没有拿出过有普遍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说法的正确性。”

约翰·肯尼斯·戈尔布利斯
《富有社会》

昨日一觉醒来我得的是癌症，除此之外全天平安无事。到了晚上，一切都肯定有了转机，因为我只需受焦虑的煎熬了。前天我得的是肾衰竭，只能尿一丁点儿，还慎重地考虑了肾移植的问题。我什么时候才学会对只得小病而感恩戴德呢？

根据劳动部门(维维卡和孩子们)的最新认可，我失业的时间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我除了偶尔找到一星半点活儿聊以接济一下之外，便是日复一日地望着窗外的林子，目睹四季的变化。

除了梦想家之外，谁能只靠喝西北风过日子呢？我也只靠着“自由撰稿人”的头衔过活——这相当安全，因为是在古伯斯威尔镇，如他们所言，你总能够找到事情做的……从声名显赫的教授转而成为彻头彻尾的穷苦人倒是一件有趣的事，可是我的思想仍无法接受这巨大的骤变……三年。三年没有分文收入，于是开始嫉妒那些好歹能挣到些钱的人。此时我的境况比濒临破产还要悲惨。我已把所有的朋友都榨过了一遍。为了避开人们的目光，在镇上走的时候我总是缩首藏尾。收帐人若不是嫌在齐腰深的雪中跋涉一英里也未必能在朦胧的树林中摸到我的家，定会把我的家门敲破。每想到我正面临名声扫地的危险，就不免感到恐惧，于是就使劲地笑，使劲从牙缝里挤出响哨，玩命地做倒立，跳捷格舞。他们怎么会知道什么叫名声扫地？我本是古伯斯威尔社区受人尊敬的社会要人，一下子败落得人见人嫌，甚至做出欺骗电话公司、偷电、偷猎、偷窃、欺诈、投机取巧等行为来——总而言之，我料想自己即使身处逆境依然精力充沛，并且决心不让自己被困难压

垮——这，恐怕，就是问题的症结。

但是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归根结底我突然有了紧迫感。天大的笑话，我禁不住笑出声来。整整三年没有任何事情能引起我的紧迫感。不错，三年。不断的最后警告。大把的通知。一张张饥饿的肚皮。工作毫无希望。不得不将这一切统统忍受下来。我虽为一个身患癌症、心脏衰弱、脑子长瘤、伴有口臭的男人，确有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的轻松感，而压倒这一切感觉的是负罪感。我应不应该感觉良好？真是矛盾。真让人糊涂。这一切何时是个了？

亲爱的朋友：

您会以为这是一封公函。是的，恐怕您会的，不过请您放心，我之所以用这种形式代替个人信函，是因为时间紧迫的缘故。

从给您写上封信以来我家的状况——道德、精神、伦理诸方面——每况愈下，最糟糕的要数经济情况。

鉴于您以往的作为显示出您是人道主义者、关心他人的慈善的地球公民——比其他民众稍胜一筹，故我选中您作为这封非同寻常信件的收信人。很可能您已经响应号召，并且已经捐钱给美国援外合作机构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赞助了汉城某一家庭，给比阿夫拉救济会寄了钱，给马那瓜和特古西加尔巴送去了救援物资。由于心脏病基金会、复活节封缄慈善会和美国癌症社团正竞相得到您的血汗钱，您此时一定对其它恳求赞助的信件厌烦不已。但是，在您将这一紧迫请求扔掉之前，企盼您能给我一点点时间，准我指出几点您也许尚未意识到的事实，也就是说，若将一笔可免税的捐款赠与“救救努德·曼·基金会”，您不仅挽救了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同

时也支持了艺术。您捐给我们的钱数所发挥的效用将相当于给任何一个慈善机构同样钱数的两倍。对于我们来说,绝对没有管理费开支,也不需要花钱买办公设备或雇佣帮手。我们惟一的花销便是这封信上的邮票,然而就连这张邮票也是偷来的。您的每一分钱均可直接送到我们手里。没有中间人。没有雁过拔毛的基金会官员。您辛辛苦苦积攒的钱将不至于换成小麦之后烂在加尔各答码头或者被那里的大老鼠啃掉。而您将捐赠的钱不仅能维持一个在美国本土的、纽约州古老而优秀的古伯斯威尔镇的一个家庭的生计,还能给她以伦理道德上的支持。

以下是这笔可免税捐款所能解决的问题:

只需5美元便可为全家提供一顿营养丰富的饭食,包括肉类、沙拉、一夸脱牛奶和适量的甜食。

10美元可让我的一个孩子穿上一双亮闪闪的新皮鞋去学校。

25美元可使孩子们得到一份修殿节或圣诞节礼物(由您来决定)。

100美元可使我们这个家庭延迟整整一个月被取消抵押赎回权。

500美元则是友谊长存的最好证明。它将使笔者感激涕零,您的名字将被刻到立在努德尔曼山顶的黄铜荣誉人物匾额上,以纪念您的善举。

正如我的好朋友马尔文·曼德尔博士所说:“有一些人就凭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理应得到其他人的帮助。”我完全赞成这一充满哲学的观点,不必多言,这封信的复印件亦寄给曼德尔博士。

亲爱的朋友,尽管我一觉睡到中午,全然不记得得到

一份有工资的工作是一种什么滋味，想不起来上闹钟时的心情和付社会保险费的感觉，我向您保证，您日复一日屈尊在那狭小的办公室里忙忙碌碌，在滴水成冰的早晨不得不穿上挺括的白衬衫去挤公共汽车的时候。我既不会去舞厅，也不会拿您挣来的血汗钱乱挥霍。

让我对您说，如果您将会因为失去自己的财富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同失去粮仓中之一粟那样感到痛苦的话，就请想一想我的生活是何等水深火热，那也许可以减轻您的痛苦并得到些许慰藉。我每天都睡到中午才醒来，因为我需要这样——我怀疑自己得了嗜睡症或脑炎，也许两种病都有。您初次知道我时我正患每月发作一次的偏头疼症，现在正发展到几乎天天发作。您也许清楚，焦虑能致人于死地。人需要一点小小的胜利以抵消巨大的失败。上帝把他的恩赐搞乱了，给予我的不是强健的体魄与软弱的思想，而是虚弱的身体与坚强的意志。就连我的孩子们也得了蛔虫病。这与软弱的思想有何相干？毫不相干，只能说明我的思想在持续不断的焦虑的压力之下如何地变来变去，这只有您才会相信。

当然，就目前来讲往亚洲捐款最价廉务实。只需6美元便可维持一个印度尼西亚家庭生活一个月，却不能维持我的汽车正常行驶。不过，一旦有一天我有了钱并出了名（就像面包发霉一样地不可避免）我决不会忘记您的善行，我将如数奉还每一分钱，还将通过福斯特儿童收养机构收养一个巴西儿童，用邮寄方式提供帮助。

不胜感激。愿上帝赐恩使您附有支票的信早日到来。

“救救努德尔曼基金会”行政主任

尼尔·霍·努德尔曼

我捞到这根既省钱又能生存下去的救命稻草纯属偶然。办法如此简单,回首过去这几年我不得不惊讶,自己为什么竟全然没有发现它呢?这一策略说白了就是一个字——不。不买值钱货。不买新衣服。不添新家具、家庭用具和玩具。除了生活必需品外一切其它花销全免——一旦掌握了这一省钱诀窍,那些花销便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一个男人说“不”是在给自己留有余地,而说“行”时则在实践一个十分昂贵的承诺。这办法简直太简单太聪明了,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我不得不努力克制时时出现的想要拥抱自己的强烈愿望。

下午3点钟,利夫手里举着一张纸兴冲冲地从古伯斯威尔小学穿过小树林跑回家来。“我能上滑雪课了!”他喊着把午餐盒扔给了正在门边打瞌睡的狗。“他们还给雪橇呢。瞧!”他说着把那张纸交给了我。每个三年级小学生都从老师那里得到一张这样的纸条。

作为美国人,我朦胧地意识到这不可信。除了淋病,没有不花钱便可得到的东西。我看了一眼。我的怀疑没错。

“就30块钱。”

我运用了刚发明的新经济策略:“不”。

“爸,求求你。”利夫说着手臂围住我的腰,他抬头用热情的长着长睫毛的大眼睛看着我,我开始软下来。利夫一直在说滑雪的事。

我们生活在一个时兴滑雪的国度。所有的孩子都有雪橇。所有的孩子都有昂贵的带靴子和安全栓扣的雪履以及与之配套的运动裤和夹克衫。所有的孩子都有有工作的父亲。

“他们用汽车把你送到登山车前。你就能乘车上山。一直上到山顶!”

“你有雪橇和一整座山呀。告诉我,多少孩子有自己的山呢?啊?不要贪得无厌。”

我看见孩子的目光暗淡了。

“你瞧,”我说着把他像提小孩子一样提了起来,他的确还很小。“30 块可是一大笔钱哩。我要是有的话一定会给你,哪怕滑雪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事实上就是。”

“你过去常滑雪。”利夫说。他试图打开一个突破口。

“我过去经常做的事情很多,”我指了指他的头,“听着,现在光景不太好。”我艰难地解释说,可是利夫让我吃了一惊——这个一向执拗的孩子什么也不再说,一下子跑进地下室去了。

“过去这一年他光说滑雪了。”维维卡搓着一小撮盐无限怜悯地解释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个大废物。让我怎么办?说行,这里有 30 块钱?”

维维卡耸耸肩叹了口气。我恨不得大地裂开个口子把我吞下去,就在我要责怪苍天不公的时候,从地下室传来了可怕的喧闹声。“听,”孩子们的动静使我破例地笑了,心中甚感欣慰。“他已经忘了。孩子的记性就是短暂。主啊,要是孩子们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们买什么,要这有这,要那有那,那该多好呀。”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像阿尔奇·邦克^①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① 阿尔奇·邦克:美国电视剧系列片中人物,属工人阶级。

后来,出于好奇我沿着狭窄的台阶走进地下室。我发现利夫正在干活,他正忙着往拣来的一长木条上钉松紧带。天使般可爱的小毛头马格努斯,十分认真的一年级小学生,正搬着比他还大的榔头帮他哥哥胡乱地敲钉子呢。

“利夫在做雪橇。”马格努斯高兴地喳喳说。

“我做一副雪橇。”利夫正试图用一根弯了的钉子把一条很不结实的胶皮钉到木条上。“你能把它钉进去吗?”

“你看,这根松紧带太细捆不住你的脚,就算能捆住,用平板也是没法滑雪的。前头这儿应该向上翘起,不然会戳进雪里。”我解释说,此时一股悲凉的感觉浸透我全身,他想得到雪橇的决心如此之大,简直快成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了,就跟我一样。聪明的经济策略?狗屁!我居然对娃娃们讲这一通大道理就好像他们是劳累过度的30岁的汉子。突然想去商店拿。可是雨衣怎么藏得下一副雪橇和两根滑雪杖呢?我遵照利夫的指令把胶皮钉牢。

“不对,钉这儿。”他像什么都懂似地坚持说。

“说实话,我认为这不行。”我这样说是让他对失败有个思想准备。他心急火燎地穿上那件袖子已撕破的滑雪衫,带上不相配的手套,蹬上无跟的靴子。我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下,好像第一次发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邋遢鬼,都是因为我照顾不周造成的。

“利夫要滑雪啦!”马格努斯尖声喊起来。他手脚朝天躺在地上赖着不起,等人把他拉起来。

我跟在这对兴高采烈的兄弟后面冲出屋门朝小树林奔去。树冠被积雪压得沉甸甸的,清新而冰凉的空气刺激着鼻子。利夫站在房前小山顶上,两手往雪里摸着松紧带。

“喂,让我帮你一下。”我向利夫建议说,同时亲切地把他的双脚在松松的胶皮带下放好。“别抓得太紧。”我试图提醒他说。马格努斯从我肩膀后边探头看着,他可爱的小脸蛋冻得通红,一只手